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卷三十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坊記

坊民之所不足者也

鄭注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僻邪侈嵩燾案周禮稻人以豬畜水以坊止水故坊者坊其過而已凡行而過則德必有不足凡者不足於仁貪者不足於義其所不足乃其行之所以流而爲過者也注意正當徵會

命以坊欲

鄭注命謂教令嵩燾案陸氏佃云命以坊欲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馬氏晞孟云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應氏鏞

云命出於天各有分限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皆以知命之命言之與鄭異義疑禮以防君子之失刑以禁小人之非命者又引之於微使知分定自天而欲自有所止乃所以濟禮刑之窮也禮刑二者均在敎令之中知此命字不當復爲敎令也

貴不慊於上

鄭注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爲嫌嵩燾案說文心部慊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是嫌疑字正當作慊鄭注大學此之謂自謙云謙讀慊慊之言猒也段氏申其義云凡云之言者皆就字之本音本義而轉之猒非慊之本義也猒與嫌疑義相反而文相通此云恨不滿又因嫌疑展轉釋之雜

記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貴有等以下干上則疑於僭上以上侵下則疑於逼下制爲之節循分而自安焉則無所嫌矣必使無恨不滿之意是又益其驕也此當從鄭後說

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

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孔疏兵賦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是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遂之出軍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爲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鄭注小司徒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十成爲終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魯頌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

徒三萬謂鄉遂兵數左傳惟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鄭注小司徒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縣凡四甸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嵩燾案疏意蓋本鄭氏小司徒注因考大司徒掌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各有職司是以載師任土閭師任民兩不相蒙小司徒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任人之法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任地之法也而大司徒之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人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又兼土與民而經理之而大司馬賦民之政一依司徒任民之數以爲率於是

又爲之均土以任民其法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又爲之因民以均土其法不易之地百畮一易之地二百畮再易之地三百畮未聞兵賦家出一人之說也司馬法曰井曰成曰通曰終曰同周禮曰井曰邑曰丘曰甸曰縣曰都各自爲說鄭注甸之言乘也甸凡六十四井而出一乘與司馬法之成出車一乘井數各殊由司馬法推之千乘之地方三百五十一里有奇加以山川溝洫之地及田萊之分與周禮制地之法參互比合略可以推見其大凡鄭注比而同之而爲旁加一里之說周禮初無明文遂據以爲采邑出車之法而以一鄉夫家之數與軍數相準據以爲鄉遂之法其注小司徒及匠人兩言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然則千乘

之賦固在鄉遂之外乎井田兵賦各有取義其立法未始不相準鄭注周禮强生分別非也家富不過百乘上承制國不過千乘即孟子千取百之意舉其極言之如鄭注小司徒食采邑者四之一又以四之一田稅入於王於此經不相符合襄二十七年左傳惟卿備百邑杜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四井之邑方二里一乘之邑方八里衞卿采邑安得有此王制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莊二十八年左傳邑曰築都曰城邑若今時聚落大司馬野以邑名是也山陵川谷及井田九家之宅下及餘夫凡民居所聚通謂之邑論語故有千室之邑十室之邑備百邑者合大小都會以言其數之多也尤不當據此爲地方百里之證注云十里六十四井出兵車

一乘千乘百乘皆可準此推之語極明顯疏援皇氏疏爲說
祇益其迷而已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

鄭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蒿案春秋於魯書公薨於外諸侯書卒而各書其爵與名惟葬書公吳楚之君但書吳子某卒楚子某卒無書葬者以諸侯之葬稱公公者亦僭號也吳楚僭號稱王故春秋黜之昭五年楚子會越人伐吳越始見於經其後定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凡見於經者三而已越子允常之卒不書不赴也疑此楚越字當爲吳楚之譌

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鄭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惟在軍同服孔疏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在軍同服詒讓案注意以不同服爲僕右之別而同姓不同車無文疑若太僕司右大馭戎右齊右之官屬爲君御及驂乘者不以同姓爲之爲其侍御於君若僕隸故不以任之同姓夫子推廣其義所以遠嫌也左氏載爲右及御者多由於卜而皆不及同姓於禮或應然同車同服與君無別虎裘狼裘之分亦所以遠嫌也案杜注左傳均服戎事上下同服從鄭義也周禮司服凡軍事韋弁服注引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也而旅賁氏職云軍

旅則介而趨戎僕職云掌馭戎車及倅車之政正其服是旅旅有韋弁有介戎僕又為之正其服其必非上下同服明矣左傳以明軍服之齊整李善注文選引說文作袀服振振服虔曰袀服黑服也並謂士卒之衣不得為上下同服

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

鄭注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頒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苟爵案祿加於賢者車受於能者祿與車非賤也人君惟貴其人之賢且能者視其祿與車惟賢能之是畀而不敢以祿與車自驕則所謂賤者人君貴賢與能之心然也人知人君之心所貴賢與能也則亦不敢濫視其祿與車而苟求得之故曰興讓而皆相舉勉為賢者能者求得一藝之長而後有以自立故曰興藝於是而祿與車之所及天下皆知貴焉則人君貴賢與能之效也祿不必加於賢

車不必及於能苟得祿與車而相與貴之賢且能者有引以爲恥而已有國家者至使人恥受其祿與車而引而避之賤亦至矣賤祿而民興讓賤車而民興藝非知道之君子烏能辨之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鄭注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也嵩燾案洪氏讀書叢錄天當爲先緇衣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鄭注天當爲先玉篇兂兂竝古文天字與先形相近言上酌民言則下先施於上下文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卽所謂下先上施也下之所施於上者賦也役也其待理於上者言也不平於心而有歌謠不

平於人而有訟獄不平於上而有詛祝曰酌者乃所以行而宜之者也行而宜之民順乎上供賦而無恪於財任役而無恪於力故曰先施不酌民言則好惡之公動而與民牾故曰犯不先上施則計校之私動而與上爭故曰亂

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鄭注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爲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二嫌爲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嵩燾案君子有竝仕之義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伯夷太公避紂而歸西伯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入故可越國以求仕孔子之於魯衛陳蔡孟子之於齊梁未嘗有君臣之義就而謀仕

焉可也卜之日謂始筮仕時既正君臣之義而復謀仕他國乃所謂貳也此以示民不貳爲義鄭注非也

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鄭注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致殺君而立其國未聞嵩燾案此卽左氏傳楚子滅息而取息嬀之類注意恐誤淮南汎論篇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高誘注蓼侯臯陶之後偃姓之國在今廬江鄭樵通志氏族略云今壽州霍邱郎其地據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湖陽故蓼國左傳桓十一年杜注蓼國今棘陽縣東南湖陽城是也今唐縣南八十里有湖陽故城卽古蓼國地秦置湖陽縣晉初省入棘陽縣隸義陽郡鄭樵沿高誘之誤以今霍邱當之別無證據漢書地理志

城陽國陽都應邵曰秦人遷陽故陽國是纂纂今沂水縣有陽都城即陽國也姓氏書謂召康公之後爲陽伯注云同姓似與經旨不合

諸侯不下漁色

鄭注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篇義案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毛詩韓奕傳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何休公羊傳注適夫人下有嫡姪娣左右媵下有左右媵姪娣是諸侯一娶而夫人九嬪之屬咸備世婦女御周禮不言數不備位也不下漁色言不復更求女色非以諸侯不內娶爲義也案娣之名見易歸妹爻辭媵之名見儀禮而諸侯一娶九女之文見公羊及毛詩傳漢儒皆據以爲說白虎通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地有九州承天之施娶九女亦以成君施也必一娶防淫佚也春秋載

其事頗詳如隱元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杜注左傳叔姬伯姬之娣於隱公之世母聲子亦以爲孟子之姪娣諸侯始娶同姓之國以姪娣媵春秋成九年書伯姬歸于紀晉人來媵而於前一年書衛人來媵次年書齊人來媵左氏傳著其義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而於伯姬三國媵之齊又異姓襄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似春秋時異姓皆備媵娣之選而所用以充媵娣者傳記皆不詳疑古者媵嫡庶之分諸侯遣嫁其女以姪娣媵皆庶予子也同等者娣兄弟之子以下異等者姪同姓之從媵者皆然據儀禮士昏禮女從者注謂姪娣其注媵布席于奧云媵送也謂女從者證之經傳似媵爲送致娣姪之稱而凡娣姪亦假媵爲名何休公羊注所謂左媵右媵及左右媵姪娣蓋沿三夫人九嬪之稱而意爲之辭耳要之諸侯一娶而婦人御之數備焉正防其有他色也

禮記質疑卷三十終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中庸

率性之謂道

鄭注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孔疏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嵩燾案爾雅釋詁率循也詩北山及緜傳竝云率循也據說文率捕鳥畢辵部逵先道也行部衛將衛也巾部帥佩巾也四字義別而經傳逵皆爲率衛皆爲帥率帥二字常假借通用鄭注周禮樂師及聘禮竝云故書帥爲率聘禮注亦云帥道也謂道已道路所當由率性之率正具此義卽辵部所云逵先道也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率性

之率直是挈提此性以循乎物之則兼志與氣言之注謂循
而行之所循者性也疏以爲依循性之所感而謂感仁行仁
感義行義是性一物所感而行者又是一物非注本義率性
者聖人盡性之功也道性而使之行仁義禮知根於心施於
四體儘有工夫在章句因之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自然
者性也循其自然則將一切無所爲而亘知之說行矣

致中和

鄭注致行之至也嵩燾案說文致送詣也由此達彼之謂致
用其中和之德達之天地民物裁成輔相咸受則焉是之謂
致堯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正自有事功在治厤授時釐
工熙績所以位天奠山濬川任土作貢所以位地平章百姓

表正萬邦鱺鳥獸魚鼈咸若所以育萬物推致中和之德於天下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乃以見聖人之功用故知致中和者實功也聖人之道極於中和至矣更無所謂行之至也

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孔疏罟網也擭謂柞槨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爲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窩繇案說文网部罟网也罛魚罟也羅以絲罟鳥也罬兔罟也爾雅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罞彘罟謂之羉郭注罞冒其頭也知凡网之小者爲罟手部擭搫擭不正也一曰握也握搤持也取獸之具用木交拒張於獸所往來之徑使獸入足於中左右㧏㹊不能自脫如搤持之罟結繩冒之以施於獸之小者擭用竹木交午持其足以

施於獸之大者西京賦杪木末擭獑猢木末亦可施擭以拘
猱擭之屬阜部陷高下也玉篇陷墜入地也沒也自高下墜
謂之陷疏訓陷爲坑爾雅釋詁阬虛也郭注阬壍也土部壍
阬也一曰大也井部阱陷也阱或從穴作穽古文阱從水作
汬陷大而淺以陷獸之大者阱小而深可以見水以陷獸之
小者四者各別周禮雍氏春令爲阱擭冥氏設弧張爲阱擭
鄭注擭柞㮙也堅地井淺則設柞鄂於其中魯語鳥獸成設
穽鄂韋注鄂柞格所以誤獸一名擭以籠獸足書費誓杜乃
擭敜乃穽穽擭二字分言之則穽者爲阬擭者設機合言之
則爲深坑而設機其中設機以治獸之猛者阬非深大不能
設機冥氏所謂爲阱擭以攻猛獸是也鄭注周禮堅地阱淺

設機其中似爲意爲之說疏於此云穿地爲深坑豎鋒刃其中以陷獸疑擭以拘禁獸足無施鋒刃之文殆尤誤也

衽金革

鄭注衽席也孔疏衽臥席也金革謂軍戎器械也以甲鎧爲席寢宿其中竊謂案說文衽衣衿也褸衽也衿交衽也爾雅交背謂之襟郭注襟交領方言褸謂之衽衿謂之交喪服記衽二尺有五寸鄭注衽所以掩裳際也衣旁及下通名衽其交領名衿玉藻衽當旁又通交領爲衽案說文衿爾雅方言衿並一字之變爾雅衿謂之袸佩衿謂之袸又別爲小帶席有上下亦名衽席曲禮請衽何趾弟子職作請疋何趾疋足也謂之衽席者臥席下有表識故叚衽爲名倪氏思云衽衣衿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以爲鎧甲被

之身若衣衿然衽金革謂衣際皆飾以金革正鎧甲之施於身者也與臥席無涉

素隱行怪

鄭注素讀爲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言方鄉避害隱身而行佹譎嵩燾案毛詩桑柔傳如彼遡風遡鄉也鄭箋使人唈然如鄉疾風卽下大風有隧意言風之從來當之而靡遡傃音近鄭訓傃爲鄉者是也而以素隱爲避害隱身似涉迂曲說文𨸏部隱蔽也艸部蔽茀小兒小者所以爲隱也凡深閉固拒以隱爲義者皆道之小者也傾心鄉之則亦隨之而靡矣說文𦃗素屬毛詩采菽傳綍繂也鄭注喪大記紼或作率字並當爲索系部繩索也宋部索艸有莖葉可作繩索

索或爲辭亦作辭朱子章句云案漢書當作索易繫辭探賾索隱索隱以求深也索隱而行怪必有詭於道者矣似較注意爲長

君子之道費而隱

鄭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嵩燾案說文弗矯也費從弗有矯拂之意鄭因以佹戾釋之說文危部䧺䧳也䧺䧳不安意也謂道與時相戾拂尋求此章文義注意似無歸宿說文費散財用也玉篇費用也財散則施之於外故與隱對文橫渠張子云夫婦可以與知與能故曰費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隱也神聖之詣自在尋常日用之間生民相與共由之而終極於神化天地亦不足盡其量朱子章句云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語自精確不可易而通以下八章言之則亦非也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鄭注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不責以人所不能焉蘇案以人治人與上人之爲道而遠人緊相呼應人各以其身與心應天下萬事萬物之變而身心之則卽存乎日用飲食而無待外求以吾身心之則自治其身心使出入從違之不盡違乎道者悉改而依其自然之則存之於心爲忠恕應之於人爲父子君臣兄弟朋友施之於事爲言行皆其目也止者修道之方至此已盡推而至於聖人無以遂焉故曰惟聖人而後可以踐形踐形者還其所以爲人之量

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以人治人之謂也注意恐未合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鄭注期之喪達乎大夫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三年之喪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嵩燾案注謂正統之期天子諸侯不降疏引熊氏云天子爲正統之喪嫡婦期嫡孫之妻小功此於喪服無明文齊衰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嫡子爲妻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言大夫知天子諸侯於適婦不爲服鄭意蓋據爲妻齊衰杖期言之昭公十五年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及太子壽也天子爲后亦統於三年之喪疏以此經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謂包嫡子非也天子以旁枝繼統皆從

爲天子之例三年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后也適子也所繼之統之爲天子者也是以天子絕期而期喪之統於三年者天子不能絕也故曰達父母之喪自天子下及庶人倚廬饘粥苴杖之制哭踊之節不敢有異焉故曰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分明兩義注併言之而云正統之期不降恐非經旨

序事所以辨賢也

鄭注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矣尚齋案周禮六官皆有事於祭即大祝肆師各有職掌不待臨時序事射義有澤宮選士之文所選者士耳如內外饔人割亨陳鼎俎竝有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司士

帥其屬刲牲羞俎豆其屬有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員數既業不盡與祭而以射選之所以序事者序此而已試之於射以觀其才程之於事以觀其習故曰辨賢章句事謂宗祝有司之職事凡有事於祭者皆有司也注以司徒宗伯六官之長當之恐誤

仁者人也

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當齋案鄭注儀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並引相人偶之言說文仁親也從二人鄭意以人與人相偶而愛生焉曰相人偶者相親之辭也淮南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焉高誘注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疑偶人相人當時因有相人偶

之言鄭注檀弓趙岐注孟子竝云偁偶人也古但云偁或因其兩兩相比而謂之人偶匪風詩箋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所云人偶又通爲人類之意鄭意惟取人與人相比而人之名以立因設當時相人偶之辭以明之經云人也謂人道之所以行也告子篇曰仁內也必以人與人相與親愛爲辭是愛仁矣案阮氏擘經室集釋仁篇本鄭義古訓原脈如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鄭注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尚祿案聖人發端便言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說得人字鄭重故曰爲政在人政之所以行人而已矣有文武之人而政行欲行文武之政非徒以其政也以身取則而已矣經云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之謂也不可以不事親修道以仁之謂也審端於仁而歸本於親親從天性自然之愛體貼仁字實際是乃人道之所以立也知人者知人道之當然者也仁者天性自然之愛親親者天倫自然之仁乃天命之所以行也知天者知天道之本然者也語意緊相承接舊注於此多未分明

既廩稱事

鄭注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槀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嵩燾案說文氣饋客之芻米氣或爲槩聘禮歸餼

饔五年鄭注牲殺曰饔生曰餼說文饔孰食也毛詩祈父傳有母之尸饔疑儀禮言饔餼兼致生孰牲牢米禾生者皆曰餼也桓公十年左傳齊人餼諸侯是餼者專爲饋食賓客之辭廩人稍食鄭注祿廩也又專言九穀似既不當爲餼餼又不當爲稍食也說文既小食也既廩二事廩如廩人所頒稍食既如外饔所供師役獻賜脯肉之事廩者常也既者小食若今之犒勞其暫也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鄭注一謂當豫也嵩燾案哀公問政章所言皆學也此節始說到政上究其實一皆達道之所以行也修身本也天下國家之九經統乎君也親親父子兄弟之推也大臣羣臣庶民

百工君臣之推也尊賢也遠人也諸侯也朋友之推也行政之方不越乎此而所以行之則知也仁也勇也皆此三者之運量以行焉而不悖施焉而不窮者也三者有弗至焉必有疑滯而不達阻遏而不行者矣所以行之者一也舊說前文言總此知仁勇三達德之推曁於天下而不能稍闕者也凡事豫則立另文起義仍歸重到學上所以爲行政之本也注意誤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

鄭注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譌纂案說文凷象器曲受物之形器以曲受物叚借爲委曲字凡事委曲以有成知之必悉入之必深致曲者推極深微之辭也聖人發端已見全體

其次須是曲折以盡其變層層推勘入細致曲工夫與孟子之言四端有別四端者偶爾發動之幾孟子言四端即因其發動處引之使之自悟致曲工夫自是全體已見得親切而如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容有所未能於是專心致志曲折而求通所以言曲能有誠致曲二字內已自具有眞實無妄之全體湯武反之顏淵克己復禮爲仁皆是致曲意龜山直以學問思辨篤行五者爲致曲惟不能逕造直達是以謂之致曲也程子云曲偏曲之謂朱子章句曲一偏也竝承鄭注而誤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鄭注興謂起在位也孔疏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謂發謀出

慮菴齋案此節言凝道之君子所以崇禮之實功聖人得位則凝道於天下不得位則凝道於一身崇禮者行乎上下有道無道之交無非至誠之不息以時措之宜也中庸大旨推極神聖之化而集其成於仲尼章內兩君子即隱據仲尼言之上文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以位言居上不驕者聖人之得位者也有道無道專承爲下不倍句與即聞風興起之意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陳氏亮云興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默如磨而不磷湼而不緇要見得聖人全體大用畢具於此非以因時隱見爲義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鄭注三重三王之禮慮菴案上章明言夏殷之禮無徵自不

得更據三王爲三重朱子章句據呂氏說三重議禮制度考
文然制度考文亦是議禮中事故章後但言作禮樂於此又
列爲三重非也姚氏景星中庸集說啟蒙云徵以時言一重
也尊以位言二重也善以德言三重也最爲精核上章言作
禮樂專主德位二者此章又補出時字時者治定功成興建
禮樂以垂法萬世故曰無徵不信舜恭己以治而後九部之
樂成周公致太平而後六官之書備其云徵也時也上焉者
無其時下焉者無其位故君子以下極言聖人之德之備而
後可以得位乘時損益古今制禮以建中和之極德至矣而
時與位皆弗至則亦自明其道以俟百世以後之聖人動而
爲道行而爲法言而爲則惟其德之備焉而已此上三章極

言聖人之功用以引起仲尼爲中庸立之準舊注皆未能體會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鄭注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禹謨案鄭注於此章專以春秋贊聖人之德强生附合而遂以小德喻諸侯大德喻天子竝文義失之朱子章句精矣抑其所謂竝育竝行不害不悖者分而紀之合而理之紛紜繁變時行物生皆道之散見者所謂小德之川流也其所以然之理主宰綱維以行乎至誠不息之機則大德之敦化也章句以不害不悖屬之小德以竝育竝行屬之大德則亦未知竝育竝行皆其條理之燦著者也小德者顯而麗之事

大德者默而運之神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之謂敦化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鄭注言惟聖人乃能知聖人也蔿齋案中庸盡人合天之詣

一本於性功推極於達天德自有以窮性之原而立誠之體

其感動也神而動作語言自然成化無往非成己成物之功

其存主也微而過化存神莫知所由自有其不貳不測之用

曰孰能知之至誠盡性至命之學顯諸仁而藏諸用內外合

一本末兼賅誠不可以形迹求也惟能知之是以能行之故

曰中庸不可能也知此道者之誠難其人也鄭意別求一知

聖人者似非經旨

禮記質疑卷三十一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二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表記

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鄭注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也嵩燾案注意歸乎猶論語之歸與歸與而與下數語全不相應馬氏晞孟云隱而顯德隱於中而煇光發於外不矜不厲不言所謂隱也莊厲信所謂顯也歸乎君子歎美之辭莊子天下篇巋然而有餘郭象注巋然獨立自足之意釋文巋或爲魏天下篇亦云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郭象注任性獨立說文魏高也高則獨立無所竝爾雅釋山小而衆巋郭璞

注小山叢聚歸猶眾往歸之莊子云歸然有餘當為含蓄包容之意經文隱而顯三字總揭矜者儀容之發厲者政刑之施言者教令之設與中庸動言行同旨動而敬言而信行而說則人歸之矣歸乎君子言君子之蘊蓄閎深不可量也郭象以獨立自足釋之殆誤

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鄭注不相因以其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以裼為敬受聲是也嵩燾案二者同時異用文盛則裼敬盛則襲不相因者如聘禮上介不襲執玉授賓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側授宰玉裼賓裼奉束帛加璧享一聘禮也執圭襲而享裼是聘享不相因也賓襲

而介不襲是賓介不相因也公襲既受玉而裼是受玉與擯
賓不相因也瀆者亂也言敬與文各致不相褻亂

篤以不揜

鄭注揜猶困迫也嵩燾案鄭據易困剛揜也爲義然易之云
剛揜自訓揜蔽二之一陽五四之二陽俱陷於陰中爲所揜
蔽而困矣困之取義如此而揜固不訓爲困說文揜取也揜
取謂若爲人所脅持爾者危其身恥者愧其心則揜者益謂
拂亂其行也篤厚持重誰得而揜取之哉揜意略近困迫而
義未盡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鄭注儳焉可輕賤之貌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日也嵩

㮚案義疏左傳鼓儳曲禮儳言皆急疾參錯之意其言至允
說文儳儳互不齊也周語夷翟輕儳韋昭注進退上下無列
也後漢書何進傳从儳道歸營李賢注引廣雅儳疾也廣韻
儳惡也惡亦疾意此从上文安肆日偷句翻出言安肆之久
一加檢束遂至疾遽不可終日莊敬日强有事於敬自寬裕
而有餘安肆日偷有事於敬便至參錯而無序若一向安肆
亦無不可終日者仲尼燕居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
揖讓無所制卽此所謂儳焉如不終日也鄭注望文生義無
當經旨
報者天下之利也
鄭注報謂禮也禮尙往來㮚案報字之義甚廣國家之有

刑賞人世之有取與及凡君民上下所以相接者皆報也以下廣明報字之義而先之以仁義報本於仁而裁之以義報者仁義之大用也行焉而宜從焉而順則天下之利矣

則寬身之仁也

鄭注仁亦當作民聲之誤萬蘇案說文仁从二人仁人字通王氏述聞繫辭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論語井有仁焉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覇君風耀仁竝與人通人亦民也不必改爲民凡言人民亦微有分別通言之曰人下言之曰民寬身之仁正當作人

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鄭注自己自盡己所能行孔疏君子議道先自己而始己所

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嵩燾案道者仁之器也君子務於仁而已以身任道造次顛沛必如是焉議道者明道之當然也至於制法必以民情通之而使之知所勸懲以日遷善遠罪而自不容已下文利仁強仁蓋相與循習於法之中制情以反之性君子所以通愚賤之志而不敢以己之無爲爲之者強責之人也是以制法以義成天下而刑賞董戒之義由是行焉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疏意恐未盡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鄭注過者人所避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嵩燾案注意祇說得一邊馬氏睎孟申其義云過者人所避惟仁者受之而不辭至於利仁強仁者不能無悔也故同過然

後知仁語極明顯然經言與仁同功與仁同過兩仁字尙當

體會論語觀過知仁所謂過者卽從仁中推勘而出甯武子

之愚不可及愚卽仁也小宛之詩之怨怨卽仁也非仁無以

成其過非過無以顯其仁故曰與仁同過馬氏謂與仁如司

城子罕之分謗知武子之與郤獻子同罪亦不得爲無悔也

經意正恐不如此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

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

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鄭注左也右也言相須而成也道有至義有考當言道有至

有義有考脫一有字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有考

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者世也嘗稽黨此章道字義字忽分忽合當深究其立言之旨仁者右也道者左也凡人右手爲利於用然須是左手輔成之爾所行一依於仁行之卻有條理故下文直以道者義也釋之案說文道所行路也所行之路自分經緯故道可通爲義義有裁制卽是道中之條理道者廣言之義者實體之左右相須道之至也下云道有至卽指此仁義之有厚薄則偏勝也仁者中心之發義者因事之宜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也王者之政必本於仁仁至而義亦易盡專以義制而仁或有不至矣故末節直以道義字分承道兼仁義義者其偏勝也義有體事之宜而實踐之者有考求古人之事宜而因襲之者所以行之又有別也

記禮者殆有見於三代以後政教之施其勢必趨於義而義之行又有內體與外襲之分聖王之以仁道覆冒天下後世容有弗逮焉其言可深長思也注意於此似未曙然或乃謂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則亦不知此固記者之辭自非孔氏之徒亦無能有以知其深也

又案注以下文分言至道義道考道因疑道有至義有考以二語引起下三項爲有脫字反復求之知經義之深微未易議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實兼尊親之義自古以前等威未辨親而不尊者也諸侯相王名法之說繁興其道乃尊而不親三代王者仁育天下義正萬民仁與義交相濟而其道一依於仁刑賞喜怒皆仁之發而義自行於其中夫是之謂至道

其曰道者義也何也蓋義無他裁制而已道者所以裁制萬物者也道無不包而因義以制其用仁行而義周焉專以義斷而仁隱矣王者視天下如一家視中國如一人使之各遂其生而後其心安焉霸者劫持天下爲之而所持固義也其興滅國繼絕世奉一王之大法以正諸侯則猶王者之迹也春秋之終霸者不復作聖人修春秋以持其敝所修明以昭示天下猶一王之大法也當春秋時列國諸侯各自爲公春秋侯之伯之下逮子男各仍其爵吳楚僭王則削之其見諸會盟侵伐之迹一繩之以法而得失自見孟子固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而斷其義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誠傷桓文之不作而王迹以終泯也故曰西周滅而王道終戰國興而霸道絕

其不能爲王者之事德爲之也展轉以趨於霸而亦竝不能爲霸者之事則時爲之也考道者義道之外見者也循乎義道以求合苟得其迹亦足用以鑒齊天下益義道猶可襲取至道以王有不能襲取者矣故曰義有考爲所能考者義而已秦漢以來賢君令辟正德厚生以安天下皆所謂考道無失者也民非三代之民時非春秋之世仁義之用兩窮聖人於春秋之季猶有望焉過是無望也戴記所錄多出東周以後儒者其義未盡純也而所見遠出秦漢諸儒之上孔門傳授之遺言其流傳固遠也

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

鄭注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嵩燾案長短言所及之遠近

小大言所被之廣狹數者摠言之全章仁義有對舉者有專言者此節愛人之仁與資仁與數世之仁終身之仁專言仁之所及長短小大義者制事之宜正未可以所及之數言之疑此義字卽承上數字說下言行仁有分際而其義之及於人者因有長短小大謂仁中所行之事宜也自此以下專論仁道之廣記禮者之微旨當熟玩深思而自得之

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

鄭注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蕭藝案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仁之全體言之取數多者仁也舉仁之見端言之如修己治人喜怒刑賞各有所施而其道多取之仁勉於仁者謂盡乎仁之實責無旁貸功無止期無能少得而卽

止故曰難
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鄭注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
孔疏難爲人言難中乎古法也賢者可知言能合乎今世事
則是賢人也嵩燾案以人望人猶中庸之以人治人與上難
爲人人字緊相呼應勉人以各自盡也承上文言仁之難爲
如此要各隨其人心力所自致若充其義以繩人則仁者人
也求盡乎人之實固已難矣因其人之所能盡而以望之人
不失乎仁則亦不失爲賢也注意似與上文不相應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
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嵩燾案廢與癈通說

文癈固病也言力不足者中道而病然且自忘其老而孳孳以求之所以爲好仁之實也章旨言仁之量大隨人所自勉豈能一以安仁之誼望之天下哉兩引詩明求仁之實功以身任之又心注之念茲在茲無所於讓故曰爲仁由己力不足而心誠好之其自勉於仁則亦安之矣注意未合

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

鄭注言色稱其服也嵩燾案此節專承衣服以移之句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章服有等而貴賤之各循其分吉凶有辨而哀樂之各達其情先王所以盡人而爲之制因所處之地以興起其情莫著於衣服故特申言之鄭讀移如水汜

移之移云猶廣大也誤

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鄭注役之言爲也嵩燾案玉篇役使役也役者從事於人之謂君臣以義合而仁以居之禮以行之恭儉近仁急行恭儉之實以從事於仁信讓近禮急行信讓之實以從事於禮進退從違一聽命於仁禮以行乎上下之交所以爲事君之盛也案王道以王仁義兼盡者也而以仁爲之本異乎霸者之爲義道也然王道誠不易言矣而强仁以爲治自三代至今未之能易也是以反覆明仁之用而終以恭儉役仁爲言役仁者效此爲用而不移所以立仁之基也

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

鄭注率循也行過不復循行猶不貳過嵩燾案鄭注非也處

情者防名之過處厚者防行之過卽中庸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慥慥篤實之意過行者故爲矜奇立異以徼聲譽是其心
已非厚也於人則彰而美之名雖過無嫌也但知其善與其
爲功於人而已行雖過無嫌也下賢者自下而尙賢下文后
稷自謂便人謂便習於稼穡而已而其功之被於天下不敢
自居焉曰非一手一足者下賢之實也

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鄭注其民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蒿蒿案夏之民
愿殷之民樸周之民僞文勝者其流必趨於利利則機械生
而巧作矣以其文賊害仁義則悖亂興而蔽深矣周之衰賄
賂行而僭弑相仍皆此文而不慙階之厲也夏之民愿於滑

習見之殷之民暴於微子見之
又案夏周非不尙尊也而意主於親殷非不尙親也而意主
於尊一代之制一成而不可易而民心相習以成乎風俗及
俗之敝流極不返於是聖人應天革命𢭏制顯庸而民俗又
爲之一新然所以範圍百姓而神其鼓舞者要歸於尊親而
已秦承周敝一示民以尊二千餘年循其道而代益加甚而
後君民之勢曠遠不相屬但得其所謂尊者而親之義亡矣
五方風氣旣無聖人之德以濟其窮而諸豪傑之起勃然
以興漸然以滅雖甚暴厲而民俗之浸淫漸漬未深也是以
吳越尙誇詐秦晉務强實猶承春秋戰國之遺而夏殷末流
習俗之敝亦不復可得於後世至今日一沿周季之敝於文

以僞相承而益之以狙詐二千餘年無能改易此三代聖王之以民俗爲急而務馴而化之所以爲德之至也

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鄭注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尙辭民不褻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强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蒿蕘案此言三代政敎之施未嘗及貢稅亦不及民俗之趨徇世降而文踵事增繁多爲刑賞之制日從事於民不復能返始而趨於簡夏道未瀆辭至殷而辭瀆矣盤庚三篇委曲丁甯夏無有也殷人未瀆禮至周而禮瀆矣儀禮十七篇揖讓升降殷未遑也强民者推極民生日用

制爲禮而强使習之勸懲之意隆刑賞之施備矣其曰未瀆神殷人率民事神至周又一變也政教代益加繁而所望於民者亦代益加甚九命之數五刑三千之屬莫備於周曰窮者窮極天下之情狀而爲之制也

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鄭注勝猶任也殷周極文民無耻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孔疏敝敗也嵩燾案此與寡怨於民對舉於敗壞義無取敝如周禮弓人筋欲敝之之敝賈公彥疏筋之推打嚼齧欲得勞敝左傳襄九年以敝楚人杜預注敝罷也言虞夏之政簡而民易從殷周之政煩而民日罷於文法之中而若不能勝也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

鄭注資謀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爲君言也

嵩燾案鄭讀資爲咨非也虞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古者命官各言其所事度可行而後以身任之故曰以成其信所試之功不越其所敷奏之言也先資其言謂先以言爲之資也君有責於其言卽所謂明試以功也因其所言而受祿而以功試之其有方命而曠官者亦鮮矣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鄭注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入或爲人嵩燾案馬氏晞孟云大言入則望其大有利於國小言入則望其小有利於國望

猶庶幾也呂氏大臨云利及天下澤及萬事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二說最盡大言小言皆必有可成之事有可居之功然後其言足以爲自獻之資利者卽虞書明試以功之義也注因下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乃據祿賞言之周氏諝云大利於民則受大祿而不以爲有餘小利於民則受小祿而不以爲不足文義自相管攝大祿小祿一言入而希幸其一得是賈山主父偃可云小利張璁桂萼可云大利矣以之與姦而導欲豈禮意哉

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

鄭注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尙辭不多出浮華之

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也蔿蘐案不下達言所處卑下當由
大臣舉而進之不自下以求通下達者求榮冒進之意非其
人弗自又補足此義言所舉非其人猶當避而去之引詩正
直是與正申明二句之義不尙辭謂先資之言以實不以文
也

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疏與君疏遠强欲諫爭則是讇佞之人望欲自達也注尸謂
不知人事無辭讓也蔿蘐案說文諛讇也諂諛也玉篇讇佞
也疑諫君不當謂之讇義疏讇讇字之譌漢書文三王傳王
陽病詆讕谷永傳誣讕滿天謂遠而諫則犯詆君之過其言
至允據說文讕怟讕也玉篇誣言也春秋繁露是非之情不

可以相譏也廣韻譏誚也誚言猶譏言也此言遠臣本無

諫君之責又去君遠所陳之過容有未詳則亦譏言而已尸

類詩誰其尸之毛傳尸主也說文尸陳也象臥之形尸利謂

一主於利而臥以承之無所事事漢書鮑宣傳以拱默尸祿

爲智尸利猶尸祿也鄭孔於此均失之說

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鄭注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爲案呂氏大臨云邇臣

謂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之類葉氏適云邇臣三公

四輔疑邇臣守和主調和君德當爲公孤之屬應氏鏞云先

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最得經旨鄭注周禮天子

立冢宰統御衆官二者各有專責尙書大傳保傅篇周公爲

太保召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定公四年左傳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耼季爲司空隱公五年公羊傳自陜而東周公主之自陜而西召公主之是此三者周公兼任其職經意言自君身以及百官以及天下皆大臣之責其統歸有是三者疏以二伯州牧言大臣而於邇臣惟云親近之臣殆猶未之詳考矣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鄭注亂謂賢否不別雋蕤案下文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事君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凡三言亂字皆兼亂官常之意鄭注爲亂謂廢事君之禮經云使爲亂則使之者固君也易進必有其干榮冒進之心難

退必有其要君固位之術而官常之瀆亂者多矣位有序者

官位有等各以序進正與亂字對文一升降之違其節而行

次已亂至於官常亂而政術治行將皆出於亂而不可復紀

也下文不可使爲亂言榮辱禍福一聽之君而行已自有本

末使爲瀆亂官常之事雖君命有所不能强所以守官即其

所以行已也官有常守職有常司處位而不履其事則是蔑

視官常也蔑視官常則亂矣初言進退之禮次言從違之節

又次言敬怠之功以明人臣之義所處一有不當皆足以亂

官常而輕朝廷經意至爲聳切

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

臣之厚

鄭注使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愼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謹愼思慮從命而行欲其必有成雖非已志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己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嵩燾案注意微失經旨得志者得君之心如孟子諫行言聽之意旣得君心則臣之志可以一申而仍須將之以愼若君授以事而不見信則又加之以孰計恐媒孼者衆而嫌疑之見易生也終事而退正惟處其位而事無可避事畢奉身而退以全君臣之義而明始終以禮進退之心所以爲臣之厚也得志與否其權在君非可以己志爲之程也

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鄭注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

易矣嵩燾案此猶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之義士受命於君窮通得喪一聽之君惟君可以造命故自天子以下其命皆操自君案經言惟天子受命於天是自諸侯以下天子皆得司其予奪之權其云士受命於君士者盡乎人之辭也上言君命謂君所制貴賤死生之命下命字天命所賦臣得之於君以爲命也逆命猶言所受橫逆亦命也引詩言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莊子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知其無如奈何而安之若命即此之云逆命也程子云亂臣賊子祇見君父有不是處人之所從受命者天也引君而亢之天則凡其命之順逆受之而皆安矣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惟其安也注意似謂君命順以順報之君命逆以逆報之大失經旨

情欲信辭欲巧

鄭注巧謂順而說也嵩燾案陳氏集說巧當作考猶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玩經義情欲信辭欲巧對舉爲文巧者信之反也廣韻巧好也能也善也孟子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又云智譬則巧也凡技之精能者謂之巧辭者言之著於篇章者也易脩辭立其誠立其誠者情欲信也脩辭辭欲巧也言君子不徇辭求信其情而已至於脩辭則欲其善鄭氏兩無正詩箋云巧猶善也左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正此義

注云順而說則論語所謂巧言也於經旨似未合

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鄭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襲因也大事卜小事筮

所不逮者乃與牲尸也孔疏大事謂征伐出師及巡守小事若周禮筮人有九筮蒿蕘案戴記言卜筮之用專據祭祀言之大事小事內事外事皆祭也日者剛柔之分月者孟仲之異犯亦違也曲禮大饗不問卜鄭注祀五帝於明堂太宰祀五帝率執事卜日監田呂氏因據大司樂冬至夏至言之郊特牲所謂周之始郊日以至是也而郊特牲郎承以卜郊之文是冬至郊亦卜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卜郊左傳譏其非禮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常祀之卜牲卜日皆卜也注云大事卜小事筮而大卜大祭祀命龜小事涖卜鄭注小事涖卜代宗伯以大祭祀宗伯涖卜也是小事亦用卜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而此與曲禮兩言卜筮不相襲各依事

言之特牲少牢禮並有筮日筮尸之文知祭祀用卜用筮以事大小爲之程大夫士之祭亦小事也月有常日有剛柔而旬之遠近一依於卜筮經文錯綜言之未宜拘守一說

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鄭注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恭儉者之祭易備也孔疏言后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兆域祭祀於天事皆合禮庶無罪過悔恨迄至於今文武而王天下嵩燾案凡經引詩斷章取義以釋經旨而已惟此一章承上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取詒生民之什又推闡詩人立言之意以贊美之詩序生民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曰兆祀者推言子

孫受祿之由原其所始以迄於今其祿之被於子孫遠矣庶
無罪悔若倘不敢幾幸其能然其辭之恭也求無罪悔而已
不敢遠徼福於天其欲之儉也富與福通惟恭以儉以是祈
天永命而受福無疆故曰后稷之祀易富也疏意失之太遠
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
鄭注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
也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㠯案禮天子諸侯有守
龜藏之龜室龜人掌之謂之守龜者明征伐巡狩不以行然
據周禮龜人秋取龜春攻龜筮人上春相筮鄭注龜歲易疑
所謂守龜者別爲一物如大誥所云遺我大寶龜金縢所云
即命于元龜自在龜人所掌六龜之外諸侯有守筮當亦如

此項氏安世云筮櫝不出國是以有守筮據此則天子無筮當謂無守筮蓍筮人所掌歲易之諸侯守筮則不易也天子有守龜無筮諸侯有守筮則不得有守龜可知諸侯之有守龜禮之失也天子守龜故筮可以出境諸侯守筮故筮不出疏以無筮爲無徒筮似尚未達經旨

禮記質疑卷三十二終

禮記質疑卷三十三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緇衣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鄭注危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則言行相應也嵩燾案危猶佹戾之佹淮南齊俗訓爭為佹辨久積而不決鄭注考工記菑與爪不相佹佹行佹言謂言行相乖戾也王氏述聞危讀為詭詭者違也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謂言行相違也淮南主術篇摔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漢書董仲舒傳有所詭於天之理高誘顏籀注竝曰詭違也古字詭與危通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

書詭作危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李斯傳今高有邪佚之名危反之行危反卽詭反賈子傳職篇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禮樂相詭服制相反詭亦反也引證極詳詭佹字通正謂言行相違戾與危高義無取

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

鄭注儀當爲義言臣義事君則行也援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嵩燾案此承上文下難知則君長勞爲說所以難知者煩辭詭行使人君不能辨知而多煩考察之力君之所以示人好惡而已臣之所以答君者言行而已言行二者一以所行爲之式不尙言也而行必

考其所成其所不及不援引附會以自多也言必徵其所信其所不知不煩濱游衍以自誣也不勞謂無煩考察之力下難知而君長勞易知則不勞矣臣儀行就臣身言之不引不及以爲及不強不知以爲知則行皆可爲法而君自信之無

責難於君意

大臣不親百姓不甯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

鄭注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孔疏引沈氏云大臣離貳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百姓不甯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致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爲君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㟁齋案君所與圖政者大臣

也大臣不相親信則人皆得撓其權而政令不一民無適從不甯者望不屬而趨向無所取準也不治謂大臣不安其位不安其位則所治之事亦必不能適宜而左右近習之臣皆得以罔上行私相比而爲惡此卽中庸敬大臣則不眩之旨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謂待之不以忠敬而旣任之以政勢位固隆必積而爲猜疑此百姓之所以不甯也疏意尤無當經旨

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鄭注民難卒論苟譏議案閉於人卽禮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之意鄙心者私心也人各挾其私心而深閉固拒不欲人窺見之閉於人者拚閉於人前也是以謂之民隱人君勤求民

隱而敬以臨之不敢縱己以拂民之欲亦不敢枉道以徇人之私也

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孔疏此論君民相須嵩燾案石林葉氏引漢詔君者心也民猶肢體肢體傷則心憯怛正用此經意然以文義求之體從心者也而心非體亦無以致其用民從君者也而君非民亦無以施其功視聽言動體之用也其必依於禮則心也體從心而順之而心之德以全視聽言動之有安亦心之道之以從妄也而體有虧卽心之曠缺多矣故爲心之利病者體也而操利病之權以授之體者仍心之爲之也或全或傷體不任功過也則知所謂傷者心先累焉而體乃從而累之也外

至之患之以累吾體者皆心之累而無待外防也君之於民亦若是而已矣

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

鄭注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燾燾案多識可以擇取正不必以少爲貴藍田呂氏云質正也不敢信己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曲禮疑事無質鄭注質成也少儀無身質言語皆謂證成其言多志即多識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云志猶記也保章氏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鄭注志古文識識記也檀弓公西赤爲志焉公明儀爲志焉鄭注志謂章識志識字通多聞多識仍須後之事物正之師友擇善而從之守者服膺弗失親者切己體察略而行之謂得其要略

也博雅略治也要也淮南本經訓其言略而循理高誘注略約要也義疏多聞多識者學之博質而守之親之擇之精略而行之所謂守之約也注意恐誤

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鄭注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君子不以身留此人嵩燾案注意未分明陳氏集說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己義疏引子思不受鼎肉孟子不爲貨取爲證史記秦本紀臣誠私利祿爵且留謂爲利祿羈留如陳氏說則直不受惠耳然禮朋友有通財之義孟子固曰周之亦可受也是私惠亦君子所弗絕經言君子不自留爲施惠者言也孟子分

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私惠謂以私意相周不歸德者不因私惠所及而以德歸之是以君子有所施不自存留於心而引之以爲德也受人之私惠而不以爲德則曲禮之云務施報者爲忤矣恐非禮意也

苟有衣必見其敝

鄭注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嵩燾案釋文引庾蔚之注敝隱蔽也敝蔽字通周禮弓人長其畏而薄其敝鄭注敝讀爲蔽寨之蔽疏謂人所握持手蔽之處漢書東方朔傳主自執宰敝膝顏師古注敝讀爲蔽白虎通衣者隱也類篇衣象覆二人之形故衣取蔽形而已車之有軾人所憑也有車則必乘而憑之有衣則必服之服之而體固必有敝矣明衣

所以章身也此與郊特牲玉藻冠而敝之之敝皆通爲蔽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鄭注寡讀爲顧聲之誤也嵩燾案鄭據中庸言顧行行顧言而其實言行交相爲成不容相飾言之飾常失之過行之飾常失之不及美惡在行而所以張而大之飾而小之者皆言爲之也故欲言行之不相飾惟寡其言而專致其力於行則信孚於已矣信者言行相成而無所飾之謂也注讀寡爲顧意味反淺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鄭注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民將立

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純或爲煩蒿讟案經引古文尚書兌命之文而變易其字句凡傳記引經斷章取義有用其辭而意或忤者有會其意而文不必相準者此以惡德當無恆所云民立而正事者約兌命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厥攸居政事惟醇爲之辭言民所以有立賴上之正其事而已古文尚書作黷於祭祀此云純而祭祀證之經傳多以緣爲純如尚書顧命之黼純綴純畫純元粉純周禮司几筵之黼純粉純畫純繢純儀禮既夕之緇純深衣之純以繢純以靑純以素皆訓爲緣此假純爲緣飾之若謂緣飾其文以施之祭祀廣雅黷狎也狎者不敬而緣飾之以爲名所以成乎狎也兌命言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戒

高宗之豐祀此引其語以事煩當無恆以事神當卜筮當據所引經文以求通其義未容以意儗之

禮記質疑卷三十三終